

關於「天打那」及 「哈姆雷特機器」

採訪・撰稿
梁淑玲

受訪人：「天打那」創作組舞台整體設計／姚瑞中

☆這個團體為什麼取名為「天打那」？

姚：「天打那」是一泰雅族部落的名字，它位於新竹縣的尖石鄉，往「那羅」旁邊的一個小村落，它之所以叫「天打那」是因為這村子盛產一種叫「打那」的樹，而「天」只是個冠詞，不過它現在改名為「竹圍」了。起初我覺得這名字有點詭異、也蠻優雅的，很吸引人，於是就拿出來討論。「天打那」有十六劃，是個吉祥的筆劃，這也是我們決定用它的原因之一。其實我們所使用的「天打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也許有人會因它的來由而誤認我們是關心原住民的團體，事實上我們只是純粹用它的音，而我們將賦予它一個新的意義，這個意義尚在發展中。

「天打那」是採取一種「實驗」性質的路線，但是「實

驗」並不等於「前衛」；「前衛」也不同於「實驗」。我想這種實驗可以有很多嘗試，但不論成功與否都是一種經驗，大家可以一起來分享。

☆「天打那」（四系展演）發起的初衷？

姚：當初剛好有個舞蹈系的舞監制作，我們想找四系同學來玩。我認為學校蠻封閉的，每個人自己搞自己的專業科目，彼此相互交流的機會很少。其實這是個不錯的機會能夠來打破這樣的局面，於是我們召集了各系有興趣的同學，以「藝合團」之名製作了第一個作品——「天葬桃花源」，這是個初露身手且不成熟的作品，但是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們應該要多有這樣的四系聯合製作，而且必須把它獨立於此四種藝術之外，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個小劇場或舞蹈的延伸或美術

的作品。它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作品。早在六〇年代德國的福爾薩斯就曾以音樂為主做了很多這種整體藝術的東西；在美國也有很多。他們所強調的是打破各自素材的局限，透過不同角度的激盪，撞擊出一些不同於傳統藝術的東西。

我們現在的作法是推廣；希望有很多人參與然後讓大家投入情況。目前這都是海諾·穆勒的後現代主義經典名劇，在台灣比較沒有人敢碰這種東西，它很複雜而麻煩。在製作過程中除了動員上很麻煩之外，經費的來源更是煞費苦心。在內容上它牽涉到女性主義和知識分子等問題，這些目前在台灣也才剛蓬勃發展，所以我們才想提出來和大家一起思考。這次的呈現只是個初胚，因為經費上的限制，所以會影響到器材的使用，因此我們的器

材來源大都是像報紙、現成物之類的東西，或是向別人借來的。燈光也盡量地最單純化，而且此次是戶外演出，場地使用也受到相當的牽制，但在大家全心投入的情況下應該還是會有不錯的表現。

☆創作群在討論中如何達成共識？

姚：我們從今年七月開會到現；開學後更是利用晚上開會到凌晨二、三點，這是為了要放棄個人的盲點和成見與不了解而必須要做的。利用討論來投入彼此的觀點，但必須要過濾，這也是選擇的問題。還有一點，在激盪的過程中往往會有一些困難；比如在溝通上的困難，像是專有名詞或一些大家比較陌生的特殊效果，所以我們必須到現場去試、直接拿出來討論。因為這個劇本很複雜，是個拼貼式的東西，而我們承攬的東西也非常多；音樂、戲劇、舞蹈、影像、裝置、人體裝置、平面設計、行政……，非常複雜且費力。其實在討論中爭吵是難免的，但相對的也就擴展認知的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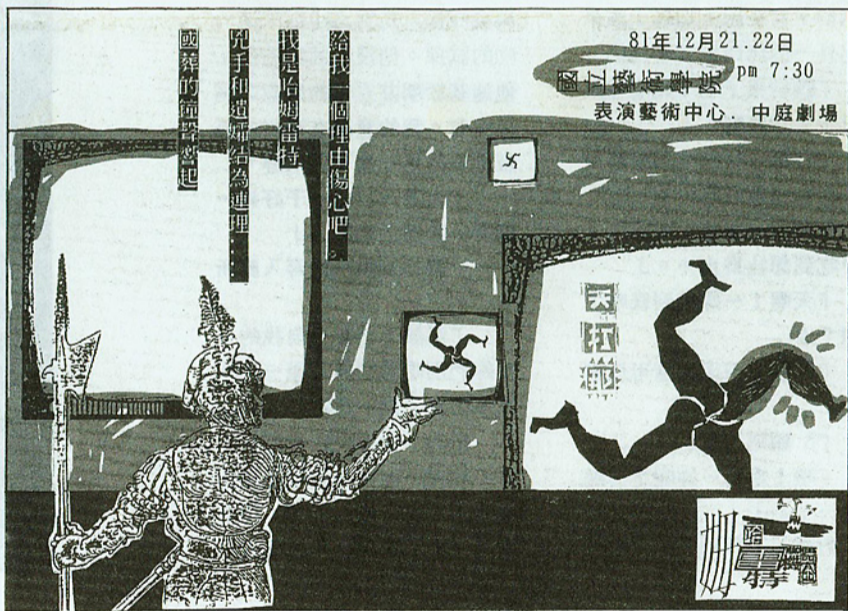
做學生是個機會，應多多作這方面的嘗試。學生因為不

用顧及到社會一些生活問題，不用考慮錢的問題。在這個團體大家是不配薪的，都是自願自發的，這點非常令人感動，而且我們很欣慰這個環境可以讓我們這樣搞。出了社會後，沒有這麼多瘋子能在一起這樣搞的，而且動用到三、四十個人。三、四十人不配薪，天天開會到兩三點！我希望大家能夠多關心甚至投入，因為說實在的，我們學校的環境，我用悲觀一點的看法來說；也許十年、五年、甚至三年，它就可能變成自私化的東西；各系各自鑽研其專門的領域，大家變得非常專業，專業到變成會有一種狹隘的偏見而開始排斥一

些東西。我覺得大家都還年輕還有很多東西值得去發展、嘗試，在這麼早就要被師長定型來告訴你什麼是好的、什麼價值觀是正確的。我們都是被灌輸的。其實應該去找一些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和該去嘗試的東西，無論付了多少心血、精力是自己走過的就會更加珍惜。老師們的觀念不一定是正確的，我們必須在自己嘗試之後才能下一個判斷，這樣子以後才不會想去強加一套價值觀給別人。我們要的是一套「啟發式」的學習。

☆如何維持戲劇、舞蹈、音樂、美術在此次作品的平衡？

姚：這樣說起來好像很冠冕堂



皇，其實有實際上的困難。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劇作家的劇本，本身就有很強的戲劇性，但是它有個優點——它在於手法給予我們很大的空間，於是我們把戲劇性壓到最低。它不是個本文敘述，而是十分意象式的，它讓你直接感受。另外我也將舞蹈穿插在裡面。舞臺裝置本身就是個作品。這些作品不是消極的結合，而是積極的結合。通常舞臺只是擺個背景在那邊，只是用於陪襯，但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這樣了，演員在舞臺上必須與舞臺有種「互動」的關係；演員可以因舞臺的轉換而改變一些東西，這是

目前的做法。其實仍要透過有效的溝通才能使這四種藝術達到「平起平坐」的地步。

☆「哈姆雷特機器」中所展現的女性特質？

姚：劇本有五個段落：一、家庭剪貼簿；二、女人的歐洲；三、諧謔曲；四、在布達·佩斯／格林蘭之役；五、在可怕的盛甲中 兇猛的忍受 千秋萬世。前面幾段比較有關於女性主義。我在這裡要強調「女性主義」與「女權運動」是不一樣的兩種東西，這要特別釐清；女權運動訴求運動、訴求直接有效，他們將抗爭付諸於實際行動，以主動的態度來面

對群眾。基本上，女性主義之所以會出現，其實是一種被壓抑的反動。因二次大戰，後整個歐洲舊有制度的瓦解，女性開始爭取她們的權益；比如投票權（一次大戰前英國已做到了，其他國家陸續跟進），女性的工作保障及福利問題這些在共產國家中被壓抑得更加嚴重，所以這個六〇年代的南斯拉夫劇作家關心這些問題，他把受壓抑的女性和軍隊放在一起，利用對比的手法來產生一種被壓抑的表象與一種意義上的關連，這之間產生出很大的問題；海諾·穆勒希望這個問題透過知識分子來將女性重新

給予定位以獲得平等的待遇，這也是目前台灣最近幾年面臨的問題，似乎有很多「女強人」出現……

曼桂：這是男性的衰微，因為他們的能力已不再如過去般被神話了。應該是女權主義要抬頭了，這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擴張。女強人的出現有時是來自男性的刺激，他們（男性）在很多方面總是有優越感在支撐著，女性一旦自覺能力被壓抑再加上這樣的刺激後，自然會有極度膨脹的現象發生。

姚：誠如前所言，這作品所呈現的是壓抑後的反動，裡面有很多女性的吶喊、不滿；有點

像官能焦慮症那樣，但在現場我們把它佈置成一報紙堆，有點像被一些無形的道德規範著，比如社會版上的新聞，這些資訊間接地會傳達出一些潛在的社會規範，也有一種被置於知識洪流下的影射意義。至於有那些內容，我想大家還是親自來看會比較了解。

「天打那」實驗體於12月21、22日晚7:30 在表演藝術中心中庭演出，